

人生的把握



基爾祈著
梁得所譯

人生的把握

廣學會出版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七版

人生的把握

每冊國幣三角

(郵費另加)

原著者 基爾 祈
譯者 梁得 所

上海博物院路一二八號

出版者 廣學會

昆明發行所 雲南昆明北門街七十八號

印刷者 協興印刷公司

※版權所有※

YOU CAN MASTER LIFE

by
James Gordon Gilkey

Translated by
T. S. Leung

Seventh Edition

Price: 30 Cents

Postage Extra

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
128 Museum Road
SHANGHAI
1940

Kunming Depot: 78 Pei Men Kai, Kunming, Yunnan

原序

我們細察世上人物的生平，就會發覺得失的分別，不在乎有人處境困難，有人處境順遂。我們每個人都有困難，所不同者有人能夠掌握命運，有些人却讓自己投在命運的掌握中。

這本書所討論的，就是我們一般人常常遇着的難題，同時指出應付的方法。無論困境如何的繁複離奇，我們都可以——至少到某程度的——獲得勝利。我們所需的智慧，從觀察別人的經驗得來；古今多少有為的人，實事求是的把他們的難題解決，留下記錄顯示他們勝利的方法。我們所需的能力，蘊藏在每個人生命之內，只待善於施用而發揮。我們所需堅毅的意志，我們基督徒相信，是一位仁慈的上帝所賜與。上帝是常常要幫助我們的，幫助的方法不是把外間的困難減輕，而是把我們內裏的能力加強。

為甚麼人生有許多難題，迫着要我們應付，為甚麼許多重擔要我們擔當，這，我們或者無法完全明瞭。可是經驗告訴我們：即使不能解釋人生，我們却能把握人生。

一九三四，基爾祈序於美國。

譯者序

在這篇小序裏，譯者將此書繕譯和出版的經過，略為敘述一下。

這本書的譯稿，每行每字都是躺在牀上而寫的。山居臥病的一年中，得讀不少的書，其中這本巴爾斯著「人生的把握」，我覺得立論言近而意遠，把宗教思想與實際生活連成一片，實在是一本好書。當時有一位遠別的朋友，常為我的遭遇憂念。我就將此書譯出一章，附在告慰的覆信寄去。我感覺這使朋友和我同樣獲得真確的寬心，往後繼續譯出寄去，藉以替代通信。此書之譯述，其始是未預備出版的。

去年秋天我的健康恢復，離了養病的山鄉，回到上海預備重理舊業。在那位朋友處見到收存的譯稿。為了願別人亦得機會一讀，於是略加修繕，將全部稿件送給廣學會出版。

我在上海出版界雖有十年，只因往日忙於編輯普通書報，對基督教出版機關向少接觸。由於這本譯稿為媒介，與廣學會有一書之緣。結果引致我回復早年為基督教文字版

務的初志，於是逐漸辭去外間的事務，就廣學會之聘。關於這一點經過，此書亦有可紀念之處。

前不久初版印成問世，由於一本流行雜誌的介紹，許多非基督徒的讀者向我索閱此書，我欣然分贈數百本。那些讀者讀後來信，都很誠摯地表出書中真理令人服膺，並有謂讀後始知往日對基督教歧視之錯誤。

這些讀者的通信使我感動，覺得基督教文字的寫作者與讀者之間，應如何從誠摯的出發點，共同追求真理。由此書讀者通信中，得以新識不少愛真理的朋友，其中有軍人，醫生，教師，學生，……尤其特別可喜的，就是得接卧病的讀者的來信，使我知道他們像我一樣，在困苦中獲得此書的幫助。

只要有一個病痛困苦的人，因讀此書而開始尋求真理的釋放，那麼，我卧牀執筆繕譯此書的一點勞力，就不虛費了。

一九三七年六月

梁得所記於上海。

人生的把握

目次

第一章	戰勝看自己不起的觀念	一
第二章	怎樣破除憂慮	一四
第三章	安於自己的身份	二七
第四章	工作成效增進的祕訣	三九
第五章	如何對付敵我者	五四
第六章	在困難當中做事	六五
第七章	怎樣使缺憾變為美滿	七七
第八章	做好人是否必得好報	八五
第九章	怎樣能得堅忍的毅力	九七
第十章	我們到底還有第二次機會嗎？	一一二—一二四

人生的把握

第一章 戰勝看不起自己的觀念

一

曾經有個天文學家發表一段話說：「從任何方面看，我們人類都是很渺小的。在充盈宇宙的物质中，我們簡直是微塵；在無邊際的空間裏，我們像顯微鏡下的細穉；在無窮盡的時間過程，我們的生存不過一刹那。我們的智力很有限，精神很脆弱，除了身體裏面的化學作用相當複雜之外，一切都平淡無奇。就說人類的歷史，也很簡單。我們所在的地球出現於短短的幾百萬年前，其始不過是太陽放射出來的一團氣體，在空間遇冷凝為液質，繼而表面結成一層地殼，地殼表面發現些青綠的生物，再有蟲魚鳥獸亦有人。今日的人類却擾擾攘攘，煞有介事的說什麼改造世界哩！以我天文學研究者的眼光看

來，宇宙的偉大倒不足爲奇，人類不自知其渺小，這纔可怪。」許多人由現代科學得見宇宙之大，亦同具此感想。站在時間和空間背景之前，處在無可控制的自然的偉力當中，人類何其微弱，而人類當中的個人，更渺小得像什麼東西！

當我們觀察宇宙之後，再看自己所處地位，不禁自覺無足輕重。個人在社會上的事業，不過滄海一粟。我們日常的生活，大半是依樣葫蘆；我們相識的只有接近的一些人，其中與我相干的更寥寥無幾。再想想，多少外力支配着我們，我們無法擺脫。曾有一個幽默家（Mark Twain）說道，人們見面慣說今天天氣如何，天氣如何人却無可奈何。其實豈但天氣，還有許多事情人亦無法可施。生與死的權威，遺傳的偶然性，也都無從把握。近世社會生活日趨繁複，一九二九年來經濟狂瀾撼動全球，到如今還未能夠挽救。人類的微弱無能，每爲詩人所咏嘆，這裏轉錄近人描寫微妙的一首：

青草與人類爭高低，

草弱人強難相比，
人能推動剪草機。

堪笑弱者供玩賞，
碧綠園中闢草場，
任意裁圓或裁方。

人勝利了到那天，
草已剪平無可剪，
累夠玩夠倦欲眠。

閉上眼睛萬念消，

伸着四肢伸着腰，

青草把他蓋住了。

死與青草獲得最後勝利，多麼軟弱可憐的人類呀！

然而現在我們有個疑問：詩人和天文學家的觀感是說明人生的一切了嗎？千多年前耶穌看着一羣加利利的小孩子而對他的朋友說：「你們不要瞧不起這些幼小者，在天之父不讓其中一個遭遺棄。」耶穌認為人類中的每一個，無論怎樣細小軟弱或卑微，都有絕大的價值。耶穌相信每個人的生平和使命，都是上帝要親自關顧的事情。由於這種見解，基督教義逐漸建立。基督教這點中心思想健全嗎？我們可有真確理由相信，像耶穌所信，人生有重大意義嗎？

二

下次當你想到人類渺小而感着無聊的時候，不妨留意到人有一種力，把自己提到萬

物生存水平線之上。這裏一個人，站在尼加拉瀑布之前，許多方面看來那瀑布比他偉大，體積和動力比他宏壯，存在的年數比他長久。可是另一方面——更值注意的一方面，人總非瀑布所能比。最簡單說，人知道自己現在站着，而瀑布據我們研究斷定牠不知道自己的存在；人對瀑布發生觀感，瀑布斷無思想可言。尤爲重要的，人有方法利用牠的頑強的動力，發電通到遠近，光照千家萬戶。這種有智能的，有目標的，創造的活動，瀑布方面絲毫談不到。儘管說人類微弱，人到底具有好幾種能力超乎宇宙萬物之上。某教授有一次說：『從天文學觀點說，人是渺小的東西。』他的朋友敏捷的回答：『從天文學觀點說，人是天文學家。』

另有一點我們不可忘記的，不論自己覺得怎樣的無足輕重，在人與人關連上，自有舉足輕重的成分。我們的行爲言語甚至意念，對於相依爲命的人密切相關。比如說，你的工作做得忠實能幹，好些關係人賴以獲得愉快與安全；若果你放任兒戲，闖起禍來就會——大多數必然——成爲他們的災禍。天文學家和詩人儘可對一個火車司機說他比不

上星球和青草，可是全車乘客的安危看來，他重要過滿天星斗和滿地草木。再想你的友誼和愛念，在有些人心目中何等重要，假如你一旦失了蹤，或不再顧念他們，他們的境界就會頓時變為慘淡黑暗。

夜間星宿千萬點，

白晝只有太陽；

一旦太陽毀滅了，

世界從此無光。

巧思妙計千萬條，

愛念只有一片；

一旦愛念消失了，

人生不值留戀。

你無足輕重嗎？沒有價值嗎？在有人愛顧着你和需要你愛顧的時候，你不能這樣說。

還有第三點我們值得注意的。不管我們的生存怎樣的暫而不久，我們有力量留下長遠的影響。因為人類的思想和生活具有傳遞藩衍的機能。假如我住在魯賓孫的荒島，周圍只有樹木砂石和海洋，那麼我幹什麼當然沒有關係。然而現在圍繞着我們的，都是感覺敏銳反應迅速的人類，我們的影響可由他們或他們的子孫傳之久遠，甚至世界進程的方向因而有所變更。我們自己也許不察覺，實則對於未來世界的形成，每人都參加着一份的力量。

兩世紀以前，英國有個並不聞名的教士，不幸染了肺病，爲了多年服務於倫敦貧民窟，健康損傷致重。他的朋友把他送到鄉間去靜臥，他和他們都知道死期總在不遠。每

天早上他倚枕眺望朝霞，彷彿在人世之外尋着他的安慰。有一天早上看護發見他死了，像睡着一般寧靜。在牀邊桌上留着一張紙，寫着模糊看不清楚的幾行字。看護給那教士的朋友看，好在他們認得出他的字蹟，他那臨終寫着的幾行詞句，後來譜成了全世界傳唱的詩歌；

Abide with me, fast falls the eventide,
The darkness deepens—Lord with me abide
When other helpers fail and comforts flee,
Help of the helpless, O abide with me!

與我同在，日落時近黃昏，
夜色漸深，願主勿離我身！
人力終有盡窮，惆悵無涯；

全能可靠者呀，與我同在！

自從一八四七年以來，不知幾千萬人唱着這首 H. F. Lyte 所作的詩，往後不知多少人仍唱着。從這泰然無懼的情調中，不知多少人重獲勇氣與希望。人是微弱無能的嗎？請再想想，詩人與天文學家，請再想想！

三

我們明白了人生可貴的觀念的出發點，不由的感覺我生此世必有所謂。生存的形式縱很卑微，而其價值意義非目前形式所能限。我們一經具有這種信仰，遇着艱難困苦便思起而奮鬥，努力決不是徒然的，最後勝利具有重大意義。這便是宗教的人生觀的核

心。

由宗教觀點看來，宇宙萬物之上，必有一種超卓的「智」「力」和「善意」，我們就用一個很古的名詞稱之曰「上帝」。雖未有人從五官上摸觸上帝的形體，可是我們相

信上帝實質上的存在，因為宇宙運行之調協，生命關連之奧妙，其間必有莫大的組織的計劃。由來既非偶然，去處必有所為。在宇宙的大計劃當中，人之生存究有什麼所為呢？我們察覺天賦的性靈，就相信最高的目標是人格之生長——智能上和心性上的發展。全部歷史便是人類品格發展過程中，努力與不努力，健全與不健全的紀錄。

宇宙間一切的演進，把人類逐漸的琢磨造就，不住的向更高標準發展去。因為有暴風雨，原始人類逼着尋求遮蔽的方法，於是屋宇建築研究起來；因為有疾病痛苦，引起療治方法之考查與實驗，發展而成今日很有統系的醫藥知識。這是智能方面的發展，所謂人格除智能之外還包含德性，亦同時被促進。初民除與自然搏鬥之外，尤慣同類相殘，在互相危害的原始社會裏，為要消除各自難保的恐怖，於是觀念上和制度上都有謀聯絡之必要，合作和正義的社會由此發展。「求智慧，否則死亡；培德性，否則毀滅。」在這定律之下進展着，今日的社會不能不說比上古有大進步。雖然我們的社會尚多缺憾，但如天文學家所說，世界的演進只有百十萬年短短的过程，不能說現在有缺憾就永久